聖經學規纂 論學

聖經學規纂序

大學辨訖續纂聖經學規二卷續纂者何也俱在但恐人不實盡其道故揭曰在明親止善表章大學篇以來家閱戶誦矣五尺學童即知明親爲道然而古法荒蔑帖括家鮮知大學中所謂三物名色者至錚錚道學有聲向以禮樂亦多茫焉莫對然則何由而進於明親耶其曰講明親者何物耶則古聖學規固不可不亟明於世矣是以摘聖經言學者會爲一編試起而觀之思之與今人所學同否今人日讀經書而於經書言學者不一致意是爲何故乃學別有學而學之格物別有格物

也是又何故豈今人之學可以過於古人而不必遵耶則固曰步孔孟之後塵也抑古人之學或時異世殊不可行於今日耶則又曰千古有聖人爲此心此理同也然則可以返矣可以興矣康熙戊寅四月己酉蠡吾後學李塨撰

聖經學規纂目錄

聖經學規纂卷一　　　戩

盩吾李

學明則格物明而明親之道可得矣故以

後焉

論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注疏引皇氏曰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內則曰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學書鄭康

成曰誦謂歌樂也絃謂以絲播詩三日中時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朱子集註曰文者詩書六藝之文　此註與夫子之文章天之未喪斯文兩章訓文曰威儀言辭禮樂制度極有功於聖道今人專以載籍爲文繙讀爲學印定心目幸朱註尚有此蹤跡與之作證耳　文字聖人有自註矣文之以禮樂非以禮樂爲文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朱子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耳子夏之言矯枉過正吳氏曰子夏之言流弊至於廢學陳氏曰此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弟子入則孝章程子曰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其言皆以躬行爲重讀書爲輕是矣然古學非讀書也周禮師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內則習幼儀學禮樂朱子解學文亦曰詩書六藝之文詩以習歌咏書以考政事

禮樂射御書數皆修己治人之實務此古人之學也至於稽讀乃學中十分功力之一二耳論語載孔門傳述未嘗及於稽讀可知古人之學不在此也然則學者卽學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行行者卽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之學學者學於學中行者行於臨事本一物也弟子父兄在堂人物相接自必先盡其職然盡職不知果合宜否而修己治人更多當學之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於成人後君親朋友無一有愧未有不由學者如事父而生事葬祭力盡其禮事君而兵農禮樂致身無貳自是學於平日而後能故曰雖曰未學吾必謂

之學矣雖曰必謂者決其已學也文義自明後儒多以辭章爲文繙讀爲學遂有本末緩急之說若原古學如學溫凊定省之儀爲學行溫凊定省之儀爲行學宗廟會同之儀爲學行宗廟會同之儀爲行博學力行擇善固執同此物耳烏分本末緩急耶且因認學字未眞又不體貼子夏文義而反譏子夏之言有過何耶至志於道章朱子分道德仁爲本爲重游藝則爲小物爲輕亦似非是朱子明註藝爲禮樂射御書數射御書數且勿論自古聖賢有以禮樂爲小而且輕者乎以不可斯須去之物而曰小物曰輕亦異聖學矣　說命曰知之匪

艱行之爲艱世固有學而不行者行自更重於學矣然此乃學而不行之過非學勝行學先行之過也故謂學猶故法行乃躬行分輕重可謂學屬小務行爲大圖分輕重不可也　或曰如子言卽以事君論則能學文必能政事矣然聖門又分政事文學爲二科何也曰博學於文與文學亦微有分博學於文所指廣兵農禮樂射御書數水火工虞之事皆可學也文學則專指其考訂禮樂酌古準今博雅斐然而言故與德行政事言語可分科也不然以文學卽是博學於文則謂君子之博學於文祗學爲文學而不學爲德行政事言語豈可通耶

子游子夏之文學觀之檀弓及儀禮傳詩序可見然子游宰武城子夏宰莒父何嘗不通於政事歟分科者各就最長者言也　論語文字亦有分如文質彬彬與質對楊氏以白受采況之則就文物華飾說文莫猶人躬行未得與行對朱子以言註之則就言辭有文說雖亦博學內所該然各章又有專義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夫子下學而上達之年表也志學立不惑下學也知天命以後則上達矣如登高者從下一級一級而上故謂之達後儒躐求性天以想像恍惚爲上達遂以通曉訓達誤也且曰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則志學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又曰下學是事上達是理則從心不踰矩豈無事歟乃理與事分也亦誤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晉衛瓘以者字斷句焉作何字解言何以不如丘之好學也得聖人意較焉字屬上句者義長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孔文子夫子亦稱其好學然與此有分孔文子好學淺此深孔文子好學專以學習藝術言此則修德講學徙義改不善皆在其內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先孝愍論語講義曰禮不可空訓理字乃持守之節文

也君子於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一講習是爲博
學於文然又將所博者收斂約束於凡視聽言動之間
都執守天理之節文不敢少有放肆是爲約之以禮
或問博學於文文者六藝也則已有禮矣而又言約之
以禮何居曰博文之禮習五禮之儀也約禮之禮則統
六藝言之周禮大司徒十二教樂居禮之一古者射御
皆有禮書數亦禮中事約之以禮則不止學習六藝之
文法而身世實用其功如顏子之四勿非禮勿視聽言動曾子
之三省爲人謀忠友信傳習孟子之存心養性修身皆是也故先
儒以博文爲格物致知約禮爲克己復禮甚得卽如孺

悲學士喪禮是學文矣而孺悲之居喪果如禮行否乎則又有約禮之功矣

六藝兼習固爲博學卽如專學一數九章以及歷數皆學之亦博學也

黃勉齋曰朱子註以要訓約然約之謂爲要之文理不順以約爲束文義順矣四書大全　克己復禮馬融以約身訓克己正抑然自束之義

顏習齋存學編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學孔門亦曰博文約禮而究其

實似有不同者孔門之博文㑹學禮樂執射執御以至易詩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旣非後世口耳所可混禮樂射御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搉若多學而識夫子之文章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博學而無所成名文不在茲如或知爾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果齋李氏贊朱子之博文則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始以熟讀繼以精思文從字順妙得聖旨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后會其歸於中庸由是以窮諸經訂諸史以及百氏之

書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等語詳哉言之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昏喪祭宗廟會同細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會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心以此約身出即以此約天下故又曰齊之以禮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是顯以三百三千為至道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朱子之約禮則李氏言內而無二一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李氏曰洙泗以還

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惟朱子一人僕不敢讓朱子之博約極至與否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顏習齋曰學之不講是學矣而又須講之卽博學之後繼以問思辨也今世專以講學爲尙乃有不學而講者矣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
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康成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
也何晏集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
未可與權
既已學矣而曰未可與適道此格物致知之后所以繼
以誠正修齊治平也不然王孫賈亦能軍旅祝鮀亦治
宗廟豈可與子路公西華之學同等論耶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或曰子路以不必讀書爲學夫子責之可見讀書爲學矣曰非也解者誤也佞口才也或人羨之蓋雖無理而能强據一理以屈人者也如未優治民事神之學而遽使仕此無理者也謂爲學不必閉戶作佔畢書生此有理者也此佞也子路之言蓋與正名章指夫子爲迂意同謂學而不仕得毋使之作迂闊書生乎然聖門教學

立體致用曷嘗使人專讀書耶故其言不待辨而但以佞斥之若如時解謂學在讀書則子路之言正與相左是顯然背理之語耳何佞之云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公西華所言之禮樂與立於禮文之以禮樂亦微有分華所言之禮樂指宗廟會同相禮言也若立於禮之禮

則統禮言之如孝有禮則事親之事立忠有禮則事君之事立信有禮則交友之事立即至宗廟會同贊助有禮則爲相之事立類皆在其內故冉有謂禮樂有待亦指富國之餘宗廟會同蜡享飲射諸禮言也若謂凡禮冉有皆不能豈其事親事君交友皆無禮耶子路之行行豈如華之僎禮樂者而夫子亦教以禮樂可證也故約之以禮凡爲學者所同也然約禮亦有不一蓋五倫日用相接之禮學者所同懔也若致用之事如學兵者約以兵之禮學足民者約以足民之禮亦有不同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孝弟忠信四民所同也兵農禮樂士所獨也何者士固儲其學以待爲民上而任經世之責者非若農工商徒自善而可已也乃今名道學者祗務讀書高則立行語以兵農禮樂輒曰出位豈知學爲上正士之位歟不學爲上之事不惟失聖學并有歉於士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孔安國訓解曰爲己者履而行之爲人者徒能言之此

極中近世無實講學之弊我躬不閱而徒娓娓曉譬以誨人是爲人也　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則爲不作助解作緣解矣意亦善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是時靈公無道國本不立禍亂在彈指矣不知以禮治內而尙志於爭伐之事孔子所以以末學謝之也若謂孔子爲果不學兵則何以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何以對

季氏曰軍旅學之於孔子耶且卻萊兵命申句須樂頎伐費人而墮之不用陳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從心所欲不踰矩夫子之忠恕夫子之一貫也然皦如子貢倘不知之何也則以夫子平日罕言命仁自居曰多聞多見而識教人曰學而時書是皆在學識也故子貢解後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蓋聖人教下學之定法固如此使如後儒終日言性言天言一本萬殊子貢之聰明豈褎如充耳者而夫子

問之尙爾疑信不決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自古生知者幾何哉故致知在格物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

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觀此二章德必須學事父事君亦資學詩又他日夫子曰孝在以禮事君盡禮則知先王三物之教六德六行其實事祇在六藝質之聖訓固彰彰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朱子集註曰四者學問思辨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夏守聖人教不踰節之法如是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所謂憲章文武也朱子集註曰道謂謨訓功烈禮樂

文章也　觀此可得學字正詁先孝慤曰效法於人謂之學已學而熟習於己謂之習樊遲請學稼圃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孟子載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史記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孟懿子南宮敬叔師孔子學禮可證也卽不及見其人而私淑艾以爲學者亦效法也近乃有宗心性頓悟之說而訓學爲惺覺者則異矣　白虎通曰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此卽大學格物以致知之義與後人惺覺說不同惺覺禪學也王學記學學半上學字音效說命作斅教也蓋教學本一事故字可通用　謂學有兼

行言者可夫子自謂下學稱顔子好學其義皆兼行蓋
行卽行其所學原非兩端況禮樂從先有爲若舜行亦
效法古人也則統謂之學也自可然謂行卽學而廢學
習之功則斷斷不可夫子由志學而立顔子博文而約禮
皆各有功力確有次程故聖門教人之法曰文曰行曰
學文曰約禮而以好學與守道對舉講學與修德徙義
改不善對舉共學與適道分言好學與好仁好知好信
好直好勇好剛分言皆明甚著者　好學近智而亦有
統行言者卽如大學中本祗學習事則但可曰格物致
知然誠正修齊治平皆由學出則固皆大學之道也

孔子子游明以絃歌爲學道聖學亦可以定矣

中庸

子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顏習齋曰有弗學一讀學之一句言有不學者必須學

之朱註以有弗學作句學之弗能弗措也又句而曰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夫君子之學而有可不爲者乎聖言有姑寛人以不爲者乎後觀孔疏曰謂身有事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不至於能不措置與習坙說合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康成註曰待其人而後行言爲政在人也又曰政由

禮也蓋聖道惟禮可以盡之發育峻極之功用亦不越一禮故曰約之以禮復禮爲仁周禮無所不舉統名周禮大學言明親中庸言性教小戴皆列於禮記可見也鹿忠節顏習齋謂禮即道也惟至德之人凝之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知新皆敦厚以崇禮也所謂德至而道凝也旨哉言乎　按禮有專就儀文言者有統天下之理而言者如夫子言禮與其奢也甯儉曾子言國儉則示之以禮孔子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皆指儀文而言也如郤缺以六府三事爲德禮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謂

之善儀不可謂禮而以用賢出政爲禮子太叔亦以揖讓周旋爲儀而備舉禮文聲樂人倫政事爲禮是統天下之理皆禮也周禮三物禮居六藝之一專指五禮儀文言也魯論約之以禮中庸非禮不動則三物皆該其中矣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夏禮言說殷周言學者夏非時制故考之而但以口說孔子殷後也而周人則二代禮固身學之矣是說與學之分也今人乃指讀說卽爲學非誤歟

孟子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

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

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試觀聖賢論學曾有後世如何靜坐如何讀書之說否豈周公孔孟學教之法尚未備耶尚未善耶

孟子曰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

之學者

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此即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道原以求放心而止使非爲明親也奚爲而有大學哉故大學以修身爲本正與此同乃後儒倚此爲頓悟之學則非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聖經學規纂卷一終

聖經學規纂卷二

鑑吾李塨稿

尙書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此聖經言教學之首也蔡沈集註曰教胄子之具專在於樂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滌蕩邪穢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

朱子曰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

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亦是用樂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之急亦不得慢亦不得久之都換了他當性情性理

大全

晦庵之言得矣惟以樂換性情句微有語病蓋禮樂非由外鑠乃出於性而還以養性者也陸道威思辨錄曰人少時未有不好歌舞者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即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而教之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至并遏其天機皆由不識先王禮樂之意欲養正以成聖功難矣

說命說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事不師古與學古訓反不克永世與有獲反

周官王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今之學與官事風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學白面書生爲世詬病致使豪俠不學者反出其上焉是古學乃不迷不煩今學乃迷煩正相反矣

易經

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詩

周頌敬之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此成周教學取士之法也眞德也全德也有用之德也後人多以長厚質實爲德齊民之德不足以盡德也眞行也全行也有用之行也後人多以氣節丰裁爲行節士之行未足以盡行也至於六藝可以修齊可以治平

較之辭賦八比之無用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六藝爲聖賢學習實事孔子習禮學樂執射執御筆削會計無不精當可證邢疏朱註解論語游於藝皆曰禮樂射御書數是也至於六經則古人載列道藝之籍教行道藝之詞耳非單持書冊卽爲道藝也乃漢人亦以六藝名之殊爲貿亂至何晏註論語曰藝不足據依故曰游此渠沈溺老莊之語而邢疏復誤因之不足辯也若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則承上文多能鄙事而言孔安國以爲多能小藝朱子謂爲釣弋之類與道德仁藝疏謂孔子言已志慕據杖依倚游習者又自不同　論語冉求

之藝孔氏訓爲多才藝蓋一章與由果賜達爲類一章與臧武仲之智等爲類而下統承以文禮樂則指天質多能言也與游藝之藝亦有分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卽德也行卽此行也文卽藝也　子之四教文與行忠信並列周禮三物教民六藝與六德六行並列卽大學之格致與誠正修齊治平並列也必如此乃體用兼備知行並全帝王聖賢無二道二學也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鄭康成註曰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義順時者也　按鄭註亦大概言之如孔子贊易四德只有義字至體仁足以長人四句始有仁義禮三字至仁以行之一段又止一仁字蓋聖經理相通貫不銖銖周全文辭如此故周禮大司徒言六德六行師氏只以三德三行該之卽是也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道賈公彥疏曰卽上師氏三德三行也五禮大宗伯吉禮之類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註禋之言煙煙氣之臭聞者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註三能三階也司命註文昌宮星飌師雨師註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註山林曰埋川澤曰沈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註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註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凶禮之類以喪禮哀死亡註親者服焉疏者含襚以荒禮哀凶札註曲禮君膳不祭肺之類以弔禮哀禍烖註魯莊公弔宋大水孔子拜鄉人爲火來之類以禬禮哀圍敗疏會

合貨財以濟之以恤禮哀寇亂疏遣使諮問賓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註時見言無常期殷猶衆也時聘曰問殷頫曰視註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疏時聘遣大夫儀禮有士相見禮軍禮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註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疏諸侯賦稅不均者皆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合衆以均之故在軍禮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力役大封之禮合衆也註正封疆溝塗之固嘉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此射者言射禮也如儀禮大射鄉射是也故在禮內下五射則射法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

之國註社稷宗廟之內以賜同姓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鄭註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賈疏曰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剡注者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並立襄君一尺

而退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韓詩云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隨逐水之屈曲而不墜也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槷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穀梁亦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卽褐纏旃是也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象形者日月之類會意者人言爲信止戈爲武之類轉註者考老之類左右相注處事者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

其處事得其宜假借者令長之類一字兩用諧聲者江河之類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方田而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經世實用編李呈芬曰周官五射曰白矢白鏃至指也此彎弓之法所謂彀率也曰參連謂先發一矢三矢夾於三指間相繼拾發不至斷絕此注矢之法也塨謂三矢夾三指間非法蓋古射禮用四矢將射者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故插於帶右者三矢相次參然而連也此持矢之法也曰剡注剡銳也弓弰也注指也箭發則靡其弰直指於前以送矢塨謂靡弰送矢亦不必所謂前手撐後手挈是也挈者後手摘弦如挈斷之狀撐者前手如擲物之狀或謂矢

頭剡處直前注於侯不從高而下卽諺所謂水平箭此發矢之法也曰襄尺襄平也尺曲尺也謂平其肘使肘上可置杯水蓋鉤弦引及滿使臂直如矢也或曰襄包也肘至手爲尺射者常以肱蔽其胸脇無使他人之矢從虛而入此自防之法也曰井儀言開弓圓滿似井形也或謂四矢集侯如井字卽詩四矢如樹此射法之妙也

毛河右古今通韻曰諧聲者諧宮商角徵羽之五聲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

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塨謂六德六行之實事皆在六藝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及文王世子篇樂以修內禮以修外之言觀之益信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鄭註曰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賈疏曰小舞卽下文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大司樂教舞雲門已下六舞則大舞也勺與象皆小舞所用幼少時學之也鄭註曰帗析五色繒也皇雜五色羽也鄭司農云旄氂牛

之尾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鄭註曰舍采學士始入學釋菜禮先師也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音泰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

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音征)凡國正(音征)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鄭註曰鄭司農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學大學射射宮也賈疏曰國子之倅國子爲副代父者也王制王大子王子皆造學則亦曰國子先鄭不言者據諸子主國子致與大子使用故不得通王大子王子也大事祭祀也弗正謂兵賦國子屬大子故司馬不賦之國

正謂鄉遂之中所有甸徒力征之等也作使也使國子從王也國之政事國內有繇役之事皆是謂國有事時此國子存遊暇無事之倅中使修德學道也　國子不惟祭祀會同喪紀與供其事至於軍旅之役諸子授之甲兵合其卒伍治以軍法是直躬擐甲冑而親事行間矣故天子出征受成謀於學孔門弟子樊遲冉有子路有若能兵見於經傳蓋文武不分皆學中事也後人乃謂名教自有樂地無事於兵何歟

禮記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

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

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命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
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
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學小胥
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
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
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大
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陳澔集說曰司徒修六禮以下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樂正崇四術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下文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按此習射習鄉飲酒以變不帥教者司徒帥俊士與執事周禮鄉大夫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而興賢者能者州長三年大比則大考州

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帥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月吉讀法及春秋祭酺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蓋古凡鄉有昏喪政事學士皆與執事而即因之以考其德行與藝三年乃大比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者如此眞實教實學選士之良法也鄉萬二千五百家遂差至閭爲二十五家家愈少考教愈密

文王世子凡學戸孝反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戸孝反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戸孝反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

禮執禮者詔之冬學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數世子學士必時者一以分時使藝與之宜一以分藝

使業有所專然亦互用非膠固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

正學尸孝反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

說在東序

合語卽後文養老禮既歌而語以成之言父子君臣長

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及儀禮鄉射記曰古者

於旅也語之謂也註疏畧云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

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會合

樂意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教世子及學士而大樂正授之大司成論說之此孔門所以有言語之科修辭之訓也今世六部司官說堂入官者必須先學於家可以知古人教法之善矣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禮運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禮樂仁義皆學中事也何以與學分列曰此言聖王治

國之政也治國則修禮陳義覩學施仁播樂固各有事矣

禮器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按古人多學卽以禮言

內則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

學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

鄭註曰成童十五已上賈公彥周禮疏曰勺象皆詩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　按八歲已后學小藝履小節十五已後學大藝履大節其序其業此詳著者　此古聖學中之事也隱居以此行義以此所學卽其所用所用卽其所學烏有所爲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自秦滅儒術而後漢興齊魯諸儒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與諸生弟子共定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

帝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孫弟子制氏以雅樂音律世在樂官樂人竇公獻世傳大司樂章於文帝又漢律課學童學書則周孔六藝之學入漢固有存者然武帝置五經諸博士以教弟子多試籀讀光武取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晉武益以助教隋煬改太學爲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唐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祭酒爲大司成司業爲少司成博士爲司成宣業後又改爲成均監總之主於傳經籀讀而已至宋明而道學名立國學輕家塾重然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較之漢唐高下幾何雖齊高帝建元中置治禮吏陳有律學

博士隋開皇中書算學各置博士唐亦有書學算學之設然於古法千百之什一耳三物四術愈傳而愈微矣至學後入於仕途始置經書於高閣而從事於禮樂兵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此天下所以寡成材朝堂所以多廢事也嗟乎前古後今判若黑白成敗頓殊較若霄壤有志聖學者得毋思哉

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操縵孔疏謂弦也博依節歌也博通虞書搏拊之搏搏

按爲節以依於樂句也雜服如冠端韠紳紛帨之類

或曰古學之若此今學之若彼誠哉其不同矣然欲復古學於今日得毋有迂闊之譏乎曰予以爲迂闊者何也非不切時用之謂乎吾以爲迂闊者今學而古學不迂闊也今之學蓋漸漬成習萬方一概遂覺所入有合耳然究其有切時用請問今之學古入官者公坐堂皇可向百姓講性天著書乎可向百姓作一詩撰一古文乎可向百姓作八股制義乎曰不可也古制雖漸湮而朝野君民不能無禮祭祀朝會以及民間褻弄鼓吹不能去樂軍旅之事惟恃射御刑名錢穀必賴數書則古

學非古也乃今日之急務也而何云迂闊也或曰今古不相及如何曰爲學則安令人而棄古人論學又尊古人而小今人此學者之大病也不知古人之學皆衷於道古人之道實本於天性必然之理今雖岐塗分出然古學實不能盡廢使盡廢而何可成人世則古之立學法者必非聖人使今世行其事而盡外於古法則古聖之立學教也必非性道而必不能也今之六藝猶古之六藝也或曰古學不傳久矣謂今尚有其法何以見之曰子未之實學也學則知之矣古之六藝誠有不盡傳者然今世鉅儒力行冠婚喪祭之禮者固有其人講諳

五聲七始九歌十二律之法者亦有其人世所習新射法雖出自京師練武之士然質之古法實相璧合古御車法不用於後世而騎卽御也書數之學世更夥其人矣蓋此乃天理自然不容斷絕者耳若使學術大明天下同風則損益潤澤愈可並驅古人矣或曰何由而覩此盛歟曰此君相之能也苟在上以之教人以之取士彼無用之學何能奔走天下况德問仁義行問孝友藝問禮樂皆身心家國有用而不可離之事上求下應風行草偃不如操左券也乎或曰洪武嘗以六藝取士矣而不終何也曰明太祖欲復六藝可謂特識但見之不

眞守之不定且性嚴而急朝立法暮取士乃嫌不如己意而又變帖括此可惜也孔子時周法尙在而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乃流而今日移風易俗殆不及待有如此耶且六藝所取之人即不盡善即或有僞較之八股不尙有用耶不猶愈於八股考試渺不問其人生平智愚賢不肖爲何如者耶或曰然則此學待之君相可也曰又非也古人有位則行之於上無位則明之於下吾輩即或無國與天下之任無身家之任歟由其道而得遇則天下共行之乾坤以位萬物以育即不然而一身一家隨分所及皆可有功甯不善焉且明之洪武固

卓然賢君也徒以當時無明聖人之學者反以後世無用之學引之遂明而復蔽至道不行此吾儒之所宜返躬自責者也而謂明行此道尙可緩歟

聖經學規卷二終

論學卷一

畿輔叢書

蠡吾李塨稿

學明矣而尙恐豐蔀之蹤人也故編摘學規後意有不盡者復附以朋友往復之言如左庶可揭日月行歟若謂尙口說也則塨惄如矣

宋豫庵名蓮自湖州來桐鄉視予曰聞顏習齋先生言先儒靜坐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之豫庵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事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學者專指讀書乎豫庵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若如此請問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謂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

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庵沈吟因看乎大學辨業王論小學大學教法曰小學之俊者乃入大學其於六藝固粗知其概矣但不能明其所以然之理故入大學又須窮理乎曰請問窮理是閣置六藝專爲窮理之功乎抑功卽在於學習六藝年長則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學鍼黹由粗及精遂通曉成衣訣要未聞立一法曰學鍼黹之後又閣置鍼黹而專思其理若何也豫庵默然又看論朱子由敬以格致誠正一段曰敬統終始卽如誠意正心以前亦用敬中亦用敬後亦用敬乎曰意與心則動靜皆具矣謂誠意正心之前

後用敬是何時何功如以爲心有不誠正時用敬則心不
誠正何有於敬豫庵曰中庸戒愼不覩恐懼不聞恐在誠
正以前曰此正正心功也乃謂在誠正以前大可疑怪恐
先生因偏主先儒之說遂摸其辭如此非素所見也豫庵
默然予曰徒靜坐不能知性也卽曰知之亦屬依稀徒讀
書不能窮理也卽實窮之亦屬口耳聖門六藝之學總歸
一禮四勿三省乃我輩今日正務耳豫庵曰禮記不可爲
經予夙欲將儀禮禮記纂爲一書如何曰昔人已有之我
輩今日惟自治教家教弟子時時以禮檢勘則爲眞學不
然徒著書無益也豫庵憮然曰是豫庵平日以闢佛爲任

時予從人有爲異說所惑者倩開示之翌日乃別去

甲宗朱乙宗王辯且爭甲曰道在事物上求言求心非乙曰絕去事物專求心性予旁聞之大異曰言思忠貌思恭忿思難疑思問以何思之即心性也未有去心而能求事物者也去耳聽性何在去目明性何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未有去事物而能全心性者也夫萬物皆備於我矣去萬物尙可爲心性乎然非心性則備萬物者何在乎

予在嘉善周好生名梁倩一友人求予所著書友人言其談道學不惑佛教予出會之好生言嘗共陸隴其稼書講學且言學貴躬行予乃出大學辨業相質又數日復會之

籤識甚多大意言陸王非程朱是集註當遵讀書是學孚乃歷言先儒得失之故好生瞿然曰舍是尙有入道之路乎曰聖門學道成規固在也曰何在曰以禮學禮則爲博文行禮則爲約禮以禮自治則爲明德以禮及人則爲親民好生曰向欲求一文公家禮善本不得孚曰古禮莫之行乃文公家禮亦未考然則非所言躬行者何事歟請益力之好生曰先儒柯伺還謂大學是一　邾郭須以三禮補塡陳幾亭曰仁包四德禮亦包四德向未行禮今論禮之宜行也良是孚亦曰與之書曰長者過聽欲行禮耶俗失者禮之害也能去此地俗失而禮之大綱乃可舉焉五禮

惟軍禮非草野所可行然其儀節亦當究之至於吉禮崇左道如送羹飯燒岸之類參釋老如拜斗延僧道謝年作福之類此俗失也洗去此惑而立祖考廟社無廟於寢齊誠致祭其綱也凶禮用浮屠停喪浮櫬此俗宜易之而致哀備物勿事外餙靡文其綱也賓禮在學問之士失於走虛聲尚奔競洗此而交友以誠規過勸善此其綱也嘉禮則孩提而攝盛服非冠禮男女之別不嚴內外之防不謹如闘帳婦女遊觀童僕出入內室之類壞昏禮正此而衣冠必飭閨門嚴肅其綱也若時時戒慎使此心清而不昧虛而不滯誠而不偽振奮而不委靡此古人所謂齊明所

謂禮中也禮以治心也時時自考言有失否視聽與動有失否必求合禮禮以治身也凡此大綱既立則聖道已有規模其節目之詳三禮所載者隨時行之因事行之若考究其合宜與否則學問思辨之功也塨雖譾陋苟去此不遠願有聞焉

好生籤識曰先生重六藝將廢詩書乎予曰此誣坐人罪也予何嘗謂廢詩書正謂興必於詩考政必於書非徒繙讀具耳何者經書乃德行藝之簿籍也所以詔習行非資徒讀猶田園冊所以檢稼穡非用徒觀也徒讀詩書者是廢詩書也

又籤識曰六藝取士不能無僞且不能無偏蔽有僞猶可核其實以懲之若偏蔽則內害於身家外禍於邦國無適而可孟子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周末取士流弊也然尚必修其天爵以要之勝今之全不必修天爵而得人爵者多矣況人性皆善僞非本然而學教有法考核有法人不皆僞而僞實難售也至於偏蔽之慮則未聞聖門交之以禮樂有偏蔽也吾人自治教人以禮乃偏蔽也自漢后言周禮而敗者二人王安石方孝孺然安石法周禮不知生衆用舒諸大政而行青苗以擾民孝孺當大敵逼至不知治兵且更改朝廷門制此正不知禮者而豈禮之偏蔽歟況

孟子時行井田學校尙須潤澤今取六藝但要其有實用耳古法固有斟酌不必盡依樣葫蘆也

又籤識曰然則性天可輕歟予曰惡是何言也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全身皆是性體人無時不與天接故古人曰畏天之威敬天之渝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學者存養誠正之功固刻刻如此也若不實盡此功而徒鑿思漫論探索無朕是褻之耳非重之也

錢塘王草堂名復禮 覘予嘉善寓出所著四書集註補其首則論學節引據予言予曰孔顏時六藝之物人皆學習之

如一衰衞而王孫賈仲叔圉祝鮀者流或長兵或習禮樂則他國可知則爲君子如伯玉子產輩者又可知觀春秋傳足見也但德行未必皆醇故大學諄諄於誠意焉今之爲道學者尙多致意德行而六藝則幾廢置矣故顏先生特表六藝如孔門教仁孟子則並言義以闢利皆隨時以救世也況舍六藝而爲德行卽德行有成亦祇爲質民之德行耳非聖人明親之學也草堂曰然因言陽明善射少年卽以豆爲陣習兵予曰程子亦考行禮朱子輯禮行禮蔡氏律呂雖有誤義而亦留心於樂矣況陽明之兵甯不可幾聖門子路但所憾者諸公不專以是爲學宗且雜聖

道以他途耳草堂曰此論甚平可質九原矣爲弓校訂大學辨業兩過

河右毛先生禮編引據孟子左傳謂三代之禮至春秋已亡三禮皆戰國後人所作坳條請曰古者殺青繁難非若後世楮翰易成易積又典策藏於朝廷學士習行皆以身相授受不重佔畢故易代更制則習之者少而往籍易湮孔子言夏殷之禮不足徵是也若周禮在春秋時則不然子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云郁郁乎文哉子貢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春秋時周禮見在也子云吾學周禮今用之若周禮已亡

而爲從學之而何以用之隨會講聚典禮季文子使晉求遭喪之禮而行以魯昭公之童心而知禮子太叔晏平仲皆言禮昭公四年申之會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蓋列國之於禮樂或不學不行或行而不正昔人遂謂禮樂廢壞而豈其策書亡耶漢藝文志及周禮廢興序言禮樂書至孔子時不具已屬誤語況曰亡耶雜記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蓋魯國雖重禮教然傳行既久後進雜興聖人以所學者爲教考訂詳正故魯人書而存之大約如儀禮記之類鄒魯文學遂多家傳耳非謂士喪禮之在國册者盡失

而此後始有也若如此則春秋列國賢士多矣豈無行禮者無獻無文以何考之況謂學禮孔子是失禮書則孔子云二三子有志乎禮者於赤乎學之豈孔子亦失禮書耶今天下制義充棟而幼學必求工制義者從而學焉豈失制義文乎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則戰國後禮册始有剝落矣然其言乃指班爵祿之一端非概指周禮也不然孟子之時周尙未有代德列國制度必多傳述而謂其禮盡亡可乎况卽班爵祿一端其略固有傳聞也孟子云諸侯之喪禮吾未之學而嘗聞之是諸侯之禮未亡也言未學諸侯之禮則士禮在所學矣滕國之入安於其

君不行三年之喪耳不可謂其不知有三年之喪也莫之行者有是禮而不行之辭也充虞疑孟子之木美乃考究之意非禮書無可質也今三禮會典皆在然有一行禮者更羣起而訾警之矣豈禮書無可質乎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云周禮盡在魯夫易象春秋原周禮中事非禮書亡而執此以爲禮也若以爲春秋載禮甚多故云則所載者正載當時行禮論禮者也禮亡尚何載焉況杜元凱註春秋固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孔仲達疏云春秋凡例皆周公之舊章也是春秋戰國禮之未亡也審矣周禮儀禮漢儒皆傳爲周公攝政六年所作劉歆云周公致太平

之迹俱在周禮鄭康成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賈公彥云周禮儀禮並是周公攝政太平之書儀禮十七篇漢初與高堂生博士郎傳之周禮始皇特疾惡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秘府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以晚出故多排議鄭康成辨解羣疑周禮大行夫使漢人僞作則當盡作何故缺其冬官而河間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耶況周禮儀禮宏綱細目亦非懸空所可僞者是二書明無與於漢人也今先生謂戰國人作亦屬揣詞以其禮間不合於左傳且喪服篇似本荀子戴記然左

氏與公穀卽互有參差今必左氏不誤而二禮誤乎儀禮本荀子戴記焉知荀子戴記非本儀禮乎此壁書捃拾諸書之說先生已辭而闢之矣儀禮傳自周初而記與傳後人附之末爲不可乃或者謂子夏傳文法似公羊必公羊高輩目爲之則又穿鑿矣至以孔孟時未引二禮文爲疑則論語固引儀禮射不主皮矣漢志載六國魏文侯好古其時樂人竇公藏周禮大司樂章至孝文時獻之矣其文何嘗不見於孔孟時耶孔子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今鄉飲酒禮明初會典賓主介僎皆正向明季易爲隅向明初燕會崇儉晚乃斥靡枓斝之類蓋

同此禮而儀文流失致有分歧質文豐儉遂分先後則儀禮周禮傳自周初而春秋戰國之人或附離以後進者有之經書自秦火後比有錯簡脫落則二書中亦或有錯簡脫落者有之但不可定爲戰國人作也卽設爲戰國人作是時容邇春秋而儀禮記有孔子之言則必聖門弟子所流傳者其識大識小之遺亦必十九屬周初禮矣至於禮記孔仲達正義云孔子沒後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聞以爲記中庸子思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蓋秦季人高堂伯五傳

至戴聖皆傳儀禮而又傳周秦漢人言禮之文以爲之記原屬會粹其中卽間有踳駁無足怪焉但三代大經大法修己治人之事舍是三書無以考之今世官政猶是六典遺意會典家禮不出儀禮規模而皆以禮記絡緯其中可見此三書者百世不可磨而考研折衷則學人事耳後世喜空言而置實事故於載言之書多樂道之三禮記載實事自宋明以來駁議紛然今謬者且指爲僞矣是必禮法蕩然一無可考變人類爲禽獸而後快也不亦可懼之甚歟子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則樂在當時固有紛亂亦未亡也自秦火以後而乃十亡七八矣先生修明禮樂有

功聖道甚大至立論少過者倘祈一更正焉河右邻寄曰
極有理之論周禮至春秋已亡改作已微何如
陳兆輿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而言君子禮樂不
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
可分也即以精粗論如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
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
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若跛倚怠肆而謂心自
中焉是異端之中非吾儒之中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
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則粗者豈輕耶又曰游於藝今
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曰姑論射乎人必

學能射而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能射而即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闊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能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陶淵明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乃清狂高寄之言耳今以爲學術矣其遺誤後世不已甚哉

鄞縣萬季野名斯同閱予辨業學規歎息起立曰以六德六行六藝爲物學習爲格萬世不刊之論也先儒舊解固泛而無當矣予因告之曰昨有人詰予云子謂農工商亦非士分業然則大學尚有遺理乎予曰明德親民德行六藝何理不具然理雖無所不通而事則各有其分如冉有足民豈不籌晝農圃之務而必不與老農老圃并耒而耕而

安得兼習胼胝之業歟且言此者以學乃實事非託空言空言易全實事難備故治賦爲竿聖門各不相兼况學外紛瑣者乎不然心隱口度萬理畢具然試問所歷亦復有幾則亦徒歸無用而已矣季野曰然

論學卷一終

論學卷二

蠡吾李塨稿

錢丙謂觀三物知周禮僞書也虞書言五典今六行取孝友而去其三則周人但有父子兄弟而無君臣夫婦朋友也添睦婣任卹是父子兄弟外别有四倫爲六倫也此爲拂理叛聖世未有仁義禮智之人而不中和者亦未有中和之人而不仁義禮智者更未有舍五德之外而别爲聖者安可並列爲六今世有恭儉直信剛勇之人何漏而不取是六德猶隘矣况仁義禮智四德相並躋三於德降一於藝是何道理禮樂與射御書數並稱經天緯地之業孰

鞭之役偕升並進不倫之甚李子謂教之具在六藝則必由此而可成德行也今世善書能算慣射之人不乏何人由此成其孝友成其聖智歟予謂伯夷義德至矣而不可謂和也臧武仲之智可言忠和乎胡廣稱中庸是必氣質近於和者然可謂仁義乎是各自為德也至於聖則堪㕘忘徧有註文矣聖以身之俊利機神言也古訓通明謚所謂伶俐是也非造極之聖也故註疏以臧武仲聖人解之且智仁等亦非如舜之智顏淵之仁也必如此自古有幾而取之一鄉乎蓋其德性有聽明不殘忍不呆執不柔靡不偏不戾即為六德矣不言禮者禮有儀文不專考德故

人於藝聖人言執禮是也且藝非降也君亦言禮樂二藝爲經天緯地之業矣而降乎若恭則該以禮儉直剛勇則該以義忠即信非漏也中乃引用訛字君并未見周禮而但據引用語遂駁古經可乎孝友爲親序君所知也註疏任謂信於朋友君又未見矣不言夫婦者閨門之事不便於考察故畧之然世未有不刑于妻而能盡孝友者言孝友則夫婦之倫具其中耳三物賓興皆教之以事君也不待專教以事君也明代課士八比外倘廉德行優劣然有考校諸生而即問曰汝事君忠否者乎此全不解世事者矣若睦九族姻外戚卹衆人皆行誼之大者何可不教何

可不考聖人對哀公言三德而贊易又言四德豈自背乎孟子言教以五倫而對梁惠王又專言修其孝弟豈自滲漏乎至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謂堯舜無君臣夫婦朋友乎蓋有通言者有統言者何執泥名數乃爾古者大射賓射燕射以及田獵詢民祭祀選諸侯卿大夫士皆用射自天子以至大夫出皆用御周禮大馭戎僕齊僕職皆大夫掌御車春秋用士大夫御車以戰勝負倚之至於今世上自宰輔下至有司所謂察理刑名錢穀者實祇用書數二藝是四藝本與禮樂並重也愚言全德行必由六藝原統六藝而言君乃不言禮樂專較射御書數舉人牟面而

眥其鬚偏目之睉乎抑故作誣語乎然即論四藝父兄爲
賊所劫而已不能闕弓而射之父兄欲乘車命之御對曰
不能命之記一家什器曰我不解書命之計生產業曰不
知數能盡孝友服勞之事乎非疾而不能執弓攬轡而震
駭舉毛錐如鎗持珠算而顛倒以言聖智可乎是射御書
數之人原未必即能孝友聖智而欲全孝友聖智必不可
廢射御書數也近世顏習齋陸道威兩大儒皆重六藝道
威之言曰六藝之外如天文地理兵法律令農田水利文
學皆學較選士所宜具其言甚是然周取士不以此數者
蓋文學即在六藝內而天文司於保章馮相世有傳人不

選於外地理在封建瞭然碁列兵法在司馬律令在司寇
農田水利現有井田入學之士凡國有飲射兵戎讀法喪
祭役政皆備執事是學六藝則諸事悉可閱歷而能不必
分科也且天文等即有不能者亦無妨於分任惟六藝盡
人宜習之但有專精兼通之分耳聖門子路習兵然能射
亦能禮能瑟冉有樊遲爲御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是六藝者日用必需之事不可缺者也若今時教選髦士
德以四德行以五倫藝於六者之外再分天文地理等科
亦無不可但不求實用而好爲橫議執一以駁古經甘自
居於非道侮聖則罪滋大矣

錢丙不講學問不講持行專以明理爲言年來加以狂怪將大學中庸古文尙書易繫辭周禮儀禮禮記春秋三傳有見者有未見者望風而訴曰我理見以爲如是雖古聖起吾不信也吾信吾理而已矣近又移之於醫自素問以至劉李之書及諸本草皆斥爲非惟取張氏傷寒尙指其中一半屬僞而曰人參不補石膏不寒半夏無毒不必薑製遂謀出而行醫予問之曰君曾習醫乎曰否亦識藥乎曰否皆以理斷之耳因問之曰敝地有巴旦杏南方無有其味若何堪一從兄行長其長如干渠茫然然則不目見不身試何由以理斷之耶且君之以理斷卽當前莫辨也

天下之物因形以察理則理可辨而今君曰吾但論理有甲者本頎而晳君曰矮而黧且曰彼形不可憑而理可憑夫理者物之脈理也物形既置理安傳哉君與人爭田聽訟者問舊契非君田問證人非君田觀疆界形迹非君田君曰吾心之理固以爲吾田也此亦無如之何矣明理二字老生常談然不意其弊至此

嘗延耀問學子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狂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

徐公果亭名豪義曰讀書以明理不讀書理何由明乎曰非

教人廢讀書也但專以讀書爲學則不可耳且明理非盡

由讀書也即如人日讀書傳亦知射曰志正體直而與之

決拾須倒錯互遂可謂曉知射之理乎亦知樂曰以和爲

主而宫商音律入耳茫然遂可謂曉知樂之理乎故古人

明理之功以實事不以空文曰致知在格物

問三弟培四弟埈曰夫子自居執御而戒求富者又以執

鞭之士爲賤役何也對曰執射執御學士所執之藝也執

鞭之士則出其伎以求値供人役者故有不同乎曰然不

獨御也君子不斯須去樂而人君一飯再飯晉師曰舉則

官也而近役矣春秋賢士大夫皆能賦詩知樂而未聞有士人爲樂工者是樂亦有貴賤之分也故中論藝紀篇曰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道者君子之業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故孔子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也義之象也其言甚明

祁州王咸休名經邦知于南歸來覲問之曰顏先生言王荆公青苗法可行然乎咸休曰不可行也因問培曰周禮國

服爲息何以可行培曰陸道威言周禮是治國之書今古異宜治國之道貴密治天下之道貴疎其言似識時務者予曰然且周禮貸貸國服爲息止一泉府司之泉府乃士職與漢之游徼嗇夫今之耆老官不甚懸殊故民取攜便而弊不滋今之守令卽古諸侯也其位尊則民畏而出入不便其事繁則必委胥徒而奸竇易生况重之以君相之尊威而立法使守令遍行乎宜其敗也乃因此胡致堂遂力詆周禮朱氏又別訓爲息總不知經濟時勢耳已而安州馮繪生徵名夢至曰不第此也周時民皆有恆產所以可以國服爲息然尙多補助不必取償今貧民多無常業貸

之將不能償必取償將貸不及貧民或及貧民而反以病之荆公志在利國勢必擾民矣寻曰善哉鄙論未之及也

歸德周崑來名尋問曰先生言學而後知知而後行則修齊治平之事皆可徐俟之格致後歟曰非非謂盡知乃行也今日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明日又學一禮遇其禮當行即行之知固在行先而亦一時併進且迭進焉非列其貲也然亦有先後甚遠者如十五入大學學而未仕則自不行治平之事六十居官且年老不能親學則格物之功自少是也又問曰弟子行孝弟謹信親愛有餘力則學文不幾似行先學後乎曰非也即如今一幼學其父命曰

汝爲我糞可對曰吾學糞禮乃來乎猝一朋友來訪可謝曰吾學相見禮乃會之乎蓋其事前此已學則行之卽未學亦必先供其職待事訖卽速學之以知其得失焉是論弟子之職非論爲學之序立言各有當耳

從孫曾達問格物于曰王草堂嘗爲我言格物須就當前最切者格之如禮現有疾則藥餌當格于曰此非大學之格物也天下之事苟身當之卽宜格焉爲農則格農爲卜則格卜現有疾則格藥餌現遠行則格束裝然與大學何與大學者俊士所處學修已治人之道也農工醫卜非其業矣若偶有疾而問藥乃不得已之變而豈學事哉伊時

草堂虛心深以爲是子求格物須先識定此篇是論大學夫大學也而有雜務乎大學十五所入者也而卽躐及幽深高遠也乎

彭翔千 名超 曰超嘗靜以存心矣敢問是提此心乎是以心提理乎子曰置理而空提此心者異端也以心提理者似之矣而有辨也存心者敬也蓋人心有三境而敬功則一有無念無事時有有念時有有事時

無

念無事之敬萬理畢具而無理之可名也有念有事之敬則隨其念與事之理而致愼焉或喜或怒審察而出又不

可以提理言也翔千曰豁如矣寻曰理即禮也禮以敬爲主而其事則須先習於學中焉故大學以格致爲始也翔千曰是

實靜庵名克勤見延論及心性寻曰心有動靜功不分動靜戰戰兢兢戒懼愼獨無息不然無處不然久而齊明之至直徹本始是爲知天知命動與天游是謂合天立命而上達在是矣此聖賢心性之正功也旣曰整齊嚴肅以敬爲主而又曰半日靜坐屏除衆念以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令見朕兆此後儒致力心性之功近於聖學而微雜二氏者也若夫佛氏則以知覺作用爲心性不知有仁義禮

智也蒲團靜坐萬念皆空久而澄澈之極幻爲作用此異端心性之功也聖學戒愼異端恣肆聖學本天異端本心聖學體實而用實異端體空而用空聖學其道公異端其道私聖學明其心性之德異端實不識心性之德聖學欽明全其心性異端虛幻實害其心性南轅北轍一寒一暑調停夾雜必入岐路矣吳公匪庵名涵聞之曰是也性天豈虛幻哉

大興王崑繩名源閱予大學辨業聖經學規斂手稱是曰向觀世儒謂聖道當不爾而未得抉其故也今乃曉然聖學矣聖學斷非無用者予告之曰以論語證之孝弟忠信

體也兵農相禮用也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為善士（硜硜小人是）能兵農相禮而不能孝弟忠信終陷於小人（祝鮀治宗廟等是）體自重於用矣但欲求聖學則體用去一不可耳又曰上二者迂士則高其守智巧或用其才孔子亦皆取之至於不能孝弟忠信亦不能兵農相禮而徒講明心見性如李卓吾何心隱輩或妄亂著述浮浪詩文如豐坊鄭鄤輩則華士異端離經敗世聖道之蟊賊也

德清胡朏明（名渭）以所著易圖明辨相質言今易註首河圖洛書（古河圖洛書周秦時已亡）先天八卦方位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次序皆本之道家魏伯陽參同契陳摶僞龍圖劉牧鉤隱

圖夔魈誕謾蕪穢聖經耳曰此皆聖學不明所致也學明則經正修己治人之事惟日不足而暇造此幻渺之具耶

三原員震生名從雲曰先生學主循禮是矣然或謝曰古禮難復柰何耳曰古禮本不遠於人情且禮云禮從宜使從俗亦非銖銖優孟古人也嘗在武林與王草堂曰仁知孝弟尚爲虛名惟禮爲實事如仁之立人達人則有禮制知之舉錯有度卽禮孝弟之溫凊定省徐行隅坐皆禮也且禮不在故迹卽在當前如此時與吾友對言氣何似手如何持足如何行布席飲食如何周旋隨地隨時能合情理是爲禮矣卽至聖人動容中禮亦不過從容乎此而已若

夫衣服寢居之式揖讓玉帛之數必銖銖古迹或繁禮多儀使人望而驚畏是欲行禮而反使禮不行也何爲其然愚之學冠昏士相見諸禮皆斟酌古今以簡易宜時爲主不敢尙苟難也

石門吳亥張栻名師曰學記言入學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註曰離經斷經句也非讀書乎寻日讀書亦學中所有但不專以此爲學耳然鄭註離經殊爲非是古無經名也經書之名自孔子刪修後乃漸有之周之盛時詩采於太史書司於史官易掌太卜禮在政府皆不名經安所得爲離斷經句者盡離麗也經常也謂使之麗於常道也觀下文

以操縵博依雜服興藝爲教而以呻佔爲戒亦可以知古人之常學矣

辛巳冬語萬季野王崑繩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夫婦在內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蓋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恭敬之心爲禮辨是非爲智至於子臣弟友實有其品節文爲是爲先王所制之禮鼓歌其禮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智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智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安

見所謂仁義禮智哉亦安所謂子臣弟友之事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有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睦婣與卹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三者總名曰物言心性非精禮樂非粗祇此物也古聖或以一仁統之或以中統之或以一禮統之或曰修以敬或曰行以恕皆此物也魯論之文行忠信文卽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言仁義禮智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謂教禮樂兵農也由博文而約禮由格致而誠正修齊治平是為下學由下學而

盡性至命是爲上達而一貫在是矣若外是而別有塗徑異端曲學烏可訓哉時代州馮徹南名蘧亦與聞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王業鑨問曰先生言德行與藝一致而前乃言禮樂兵農士所獨豈農工商可不用禮樂與又曰能孝弟忠信而不能兵農相禮不失爲善士毋亦有可分者與曰非也農而秉稻供親卽禮巷歌衢謠卽樂守望相助卽兵性所自然事所必然誰能去之但責以公西子路之經濟則非其任耳如稼穡躬耕眞農事矣而盡力溝洫可使足民反非其任善士之或不能兵農相禮也亦如之而非謂其事親從

兄亦無禮也賊劫其父而安坐不赴也牟菽之不供也若是而倘得曰能孝弟哉且天下無二道也業有殊材各異耳士即治農工商者也農工商受士之治者也焉有二道耶

論學卷二終